



7

中國民間織繡挑染的傳統工藝技法，而且染中有繡，織繡合一，手法不一。服飾巧作是苗家女兒的看家本領，從種棉紡線織布開始，再用刺繡挑花蜡染等手法來進行裝飾，一切都是婦女自給自足，親手完成。刺繡挑花雖見繁複，但隨時可以拾起放下，織錦的織造則需要長時累織，貴州古老的「斑衣」是繡織染交互兼施的花衣，點完蜡花之後，接著是浸泡、晾乾漂洗的功夫，反覆再三，才能完成一件有古樸斑斕的蜡花染衣，穿起來自是味道十足，獨一無二。

少數民族居深山，沒有上藝術相關科系，也不懂服飾設計，但，大自然卻是她們最好的老師，繁花綠草、雲間水澗，景物盡覽眼底，盡收手裡，生活在百花漫爛的侗族婦女，頭戴花頭巾，身穿花綁、花勾鞋，衣上有各色棉線繡成的山花朵朵，紅花綠葉花團錦簇，美不勝收。在山間，織機和著歌聲，木製的簡單織機，織出棉布，再用一根針，幾捻線，一支點蜡花的蜡刀，一缸楊梅汁的紅、黃梔子的黃、野定草的藍等各色染漿，就可以把衣領、衣襟、衣袖、圍腰、褲腳等點綴得五顏六色。

除了大自然的取材繪寫之外，諸多圖騰崇拜和神話傳說也在服飾上神祕出入，如蝴蝶媽媽是苗族婦女最常用的紋飾，蘊涵苗族祖先生

命翩然起舞的傳說，相較於中原服飾上嬉鬧挑戲的「蝶戀花」，多了一份濃厚神祕的民族色彩。苗女盛裝尤重女紅，能夠親手妝扮女兒隆重而搶眼的上花場是做母親最驕傲的時刻。湘西苗族每回趕鄉場或趕秋、赴一年一度的清明歌會民族節時，姑娘們都會穿上在母親指導下完成的挑花盛裝到場子裡「亮彩」，唱著輕快活潑的「花花歌」。花場上，爭相競美之餘，姑娘們不忘把眼神默默傳向傾心的年輕小伙子，逐步走向他，再把親手精製的花腰帶繫在對方的蘆笙花帶上，誰身上的花帶越多，表示誰最受姑娘們的青睞。

而心上已經有情人或是已婚的男子，在節日裡也必須佩戴情人或妻子親自做的花腰圍，一來出門在外睹物思人，互寄相思；二來也表明身份，不願再接受別人的感情。而姑娘為出嫁後準備的用品，如繡花衣、挑花鞋等等，更是自少女時就悄悄進行，在出嫁前是不給別人看的「祕繡」。出嫁後，平日工作也不能就此停手，因為這項手藝是勤勞與富有的象徵，雙手得空時手搖紡車，持揉引線，端坐在織機前，雙手或雙腳並用，「終年勞碌到夫家，畫出耘田夜績麻；新歲娘邊坐半月，紡紗織布巧盤花。」的歌謠正是新婦的寫照；而在織作時也常聽聞她們悄聲輕唱：「八月丹桂滿園香，妹妹樓上織花忙，丹桂雖然香得遠，那有土花香的長。」在日夜勤作的勞累中，藉著女紅安定自己的身心，更有惜緣知命的知足常樂。

◆ 華服彩妝 中國采風

千禧年是歡欣鼓舞的新紀元，今年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年，早從一九九九年就開始流行的中國風，在全世界的時尚舞台吹起久久不衰，大量的中國圖騰、紋樣、色彩、配件和服飾特點，如：盤釦、立領、開衩、斜襟、滾邊、流蘇等等，被靈活運用；搭龍年便車，一切有關龍鳳、瑞獸、靈鳥、瓜果等吉祥圖案和中國文字等，都被搬上世紀末的走秀檯面，追趕時尚



圖十三傳統與創新

中國女紅坊以傳承傳統女紅藝術為己任，致力於中國傳統女紅的保存與創新，開發具有傳統中國民間色彩的服飾，深獲各界婦女的喜愛。

而研究中國服飾的設計師，發現中國服飾之美原來有如許豐盛的面貌，採擷不盡也應用無邊，任何一點單項抽離都能創造一個美學視覺焦點，帶出女性柔美的婉約特質，那份細膩和精緻令人動容。

中國風味服飾所帶動的熱烈「中國熱」現象，延燒到全球，專家分析這樣的世界服裝設計潮流與趨勢將會維持一、兩年以上的熱度，這應是全球中國人的榮耀。

古老的女紅文明所煥發的光彩，是創意智慧的沈澱，是美感經驗的累積，影響所及，使西方設計大師們對中國服飾為什麼能揉合文學與美學的意味擁有高度的興趣，東、西方文化上的隔閡，在世界服飾上做了最好的交流，他們雖不能深入了解中國服飾的精神之美，但卻能以敏銳的創思，抓出中國服飾的淳厚文化做片段的詮釋，經過局部變化或抄襲承續，帶進流行服飾面貌，推廣到歐、美、亞、澳，讓全世界的人都能見到中國女紅之美。

我們期待中國服飾的精神，所帶動啟發的流行訊息並非曇花一現，它涵蓋的美感應是超越國界、民族，並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中國人穿線條簡單流暢而紋樣具有中國風味的服飾，特別能顯出東方人舉手投足間儀態的優

美，所謂「服美動人，行美動心」並不僅止於西方標榜人體曲線玲瓏有致的體態美，更強調的是內在韻味的散發，一種絕對舒適自在的感覺，對現代中國人而言，也是實用大方，永不褪流行的服飾文化。〔圖片：十三〕

女紅藝術當然不只應用在服飾而已，還有更多的生活週邊用品可以運作開發，女紅文采固然是我們的固有文化資產，而能把創新結合傳統的現代活學活用，也是這一代中國人責無旁貸的傳承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女紅藝術中的文化厚裡子，不能讓它愈益式微，而要做出有系統、有名目的歸納、整理和統合，讓中國女紅完整保存，源遠流長。